

Thirty-nine steps



[英] 约翰·巴肯 著

吴苾弘 傅敬民 译

十九级台阶

三十九级台阶

〔英〕约翰·巴肯 著

吴荃弘 傅敬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十九级台阶/[英]巴肯(Buchan, J.)著;吴棻弘,傅敬民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10
书名原文:Thirty-nine Steps
ISBN 978-7-309-08308-8

I. 三… II. ①巴…②吴…③傅… III. 推理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9106号

三十九级台阶

[英]约翰·巴肯 著 吴棻弘 傅敬民 译
责任编辑/杜荣根 戴文沁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89千
201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8308-8/I·628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前言

本书中选取了英国作家约翰·巴肯(1875—1940)的两部小说《三十九级台阶》和《绿斗篷》，并以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出版社出版的 Wordsworth Classics 系列丛书为翻译蓝本，未作任何删节。

《三十九级台阶》是约翰·巴肯于 1915 年创作的一部间谍小说。小说问世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后，约翰·巴肯又继续使用了《三十九级台阶》中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这一形象，连续创作了《绿斗篷》、《斯查法先生》、《三个人质》、《绵羊岛》等一系列间谍小说，均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尤其是脍炙人口的小说《三十九级台阶》，曾被世界级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改编并搬上了银幕。在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现代间谍小说也在约翰·巴肯的带动下，由此登上了文学的舞台。

约翰·巴肯的间谍小说之所以能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其成功之处离不开充满悬念而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在《三十九级台阶》中，作者成功塑造了理查德·汉内这个人物形象，以细腻的文笔生动地描绘出一幅小人物与德国间谍斗智斗勇的景象，从而满足了普通百姓对于惊险刺激的喜好。故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为背景，主人公理查德·汉内在阔别英国三十年后，从非洲草原回到伦敦，偶然间卷入到一桩关乎英国国家安危的机密事件中。在他的公寓门口，一个名叫斯卡德的美国人因为掌握了绝密情报而受到德国间谍组织的追杀，不得已向他求助，但斯卡德却在没有将实情完全告诉汉内的情况下，被杀于汉内的公寓内。汉内由此开始了一次奇特的逃生之旅。一方面德国间谍

想置汉内于死地,另一方面,伦敦警察也以杀人嫌犯的身份对他进行通缉。在紧张的逃亡过程中,汉内逐步掌握了斯卡德留下的密码本中的破译关键。险情不断发生,但汉内凭借智慧、勇气和运气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直到后来,汉内与英国政界高层接上了头,并告诉了外交部高官沃尔特·布里范特爵士他所掌握的一切情报。起初,沃尔特爵士并不太相信,但最后通过汉内的努力,加之外部事态的发展,汉内不仅成功破译了至关重要的密码“三十九级台阶”,更是被一英国高层人物委以重任,在军方与警方的双重协助下,一举粉碎了德国间谍的阴谋。

同样是以一个个谜团的破解作为故事主线的发展过程,另一部小说《绿斗篷》可谓是《三十九级台阶》的升级版。依旧是以理查德·汉内为主人公,这一次作者将汉内塑造成为一名真正的间谍,小说背景地也从英国开始逐渐东移至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在《绿斗篷》中,作者以更为细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使汉内和他的同伴山迪、彼得,以及美国人布兰奇荣在一个更大更具体的空间中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作者也通过大量的景物描写和反面人物的刻画烘托了惊险而又紧张的气氛,将东方风情的神秘感完美地融入到间谍小说之中。

小说《绿斗篷》写的是卢斯战役后,在乡间别墅里养伤的汉内接到英国外交部沃尔特爵士的一封电报,匆匆启程赶赴伦敦接受任务。沃尔特爵士的儿子哈里·布里范特曾是一名优秀的间谍,临死前留下一张写有三个词的纸条,没有人明白其中的意思,只知道这是德国和土耳其之间正在秘密酝酿的一个阴险计划,因而这就成了汉内需要去破解的谜团。汉内和他的伙伴山迪,以及美国人布兰奇荣商量后决定分头行动,并在三人约定的时间内抵达君士坦丁堡。汉内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偶遇同伴彼得,两人以荷兰人的身份混入德国,并试图打入秘密的核心圈中。在同德国军官斯达姆的周旋中,汉内似乎正一步步接近真相,但却始终无法彻底解开谜团。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汉内

与彼得被迫分开，然后又重新团聚，一路不断经历着追捕与逃亡的冒险历程。终于，在约定的时间，汉内、彼得、山迪和布兰奇荣在君士坦丁堡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见面了。故事至此，唯一的女性人物冯·艾尹纳姆夫人真正浮出了水面。这是一位集神秘、邪恶、沉着冷静、美丽迷人于一身的女子，甚至让包括汉内和布兰奇荣在内的所有人因为她而有些神魂颠倒。然而，最终在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冯·艾尹纳姆夫人的绿斗篷计划被彻底摧毁，从而也阻止了德国人企图利用宗教信仰而发动的针对英国与俄国的一场战争。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三十九级台阶 /1

- 第一章 死者 /2
- 第二章 送奶工的冒险之旅 /13
- 第三章 爱好文学的小店主 /19
- 第四章 激进派候选人的冒险经历 /30
- 第五章 养路工的冒险经历 /41
- 第六章 遭遇光头考古学家 /50
- 第七章 用假鱼饵的渔夫 /65
- 第八章 黑石的出现 /76
- 第九章 三十九级台阶 /84
- 第十章 各方云集海边 /91

绿斗篷 /107

- 第一章 临危受命 /108
- 第二章 志士们的集会 /116
- 第三章 彼得·皮纳 /131
- 第四章 两个自由的荷兰人之冒险经历 /143
- 第五章 两个荷兰人的深度冒险 /156
- 第六章 两个荷兰人的鲁莽行为 /169
- 第七章 圣诞假期 /182
- 第八章 埃森号驳船 /195

- 第九章 掉队者归队 /204
- 第十章 萨利曼的红色花园洋房 /215
- 第十一章 美妙时光的同伴 /224
- 第十二章 初见曙光的四名志士 /236
- 第十三章 进入上流社会 /245
- 第十四章 穿薄纱短斗篷的女士 /257
- 第十五章 一套尴尬的装束 /268
- 第十六章 受到重创的旅馆 /282
- 第十七章 祸起巴比伦河 /292
- 第十八章 房顶上的小个子 /303
- 第十九章 绿斗篷 /313
- 第二十章 彼得·皮纳尔参战 /322
- 第二十一章 小山丘 /336
- 第二十二章 北方的枪声 /352

三十九级台阶

第一章 死者

五月的一个下午，三点左右，从伦敦金融区返回时，我对生活充满厌恶。在英国，我已经待了三个月，厌烦透顶。如果一年前有人告诉我会有此感受，我定会嘲笑他。但是当时事实的确如此。天气让我感觉不快，英国平民的言语令我恶心，我的身体缺乏锻炼，伦敦的娱乐活动如阳光下放着的汽水一般索然无味。“理查德·汉内”，我一直提醒自己，“你掉进弯沟里了，我的朋友，你得爬出来。”想到前些年在布拉瓦约制定的种种计划，我禁不住懊恼地要把嘴唇咬出血来。我发了点财，不是什么大财，但是足够用了。我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乐子。六岁时父亲带着我离开了苏格兰，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对我来说，英国如天方夜谭一般，很具吸引力，我原指望在此度过余生。

但是，一开始就让我很失望。大约一个礼拜后，风景对于我不再有吸引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已经对餐馆、剧院和赛马会兴致全无。我没有真正的朋友可以同行，这可能是我打不起精神的原因。许多人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但是他们的兴趣似乎并不在我身上。他们会突然问我一两个有关南非的问题，然后继续做他们的事情。许多大英帝国的女士邀请我喝茶，偶尔见见新西兰的教师或者温哥华的编辑，这真是最令人郁闷的事情了。当时的我，三十七岁，呼吸顺畅，四肢健全，经济上很殷实，但却整天打着哈欠，乏味地要命。我下定决心离开，重回非洲草原，因为当时我是英国最百无聊赖的人。

那天下午，我一直就投资的事缠着我的经纪人，好让我的脑袋有些事情做。回来的路上，我转身进了我的俱乐部——

确切地说，是个接纳殖民地的人做会员的小酒馆。我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一边喝酒，一边读了晚报。报上尽是发生在近东的骚乱，有篇文章写到希腊总理卡罗来德。我极喜欢这家伙。所有的报道都表明他举足轻重，备受关注。他做事光明磊落，这一点比他们中大多数人要强许多。我断定柏林和维也纳肯定对他恨之人骨，可我们支持他。一份报纸说他是防止欧洲走向打响世界末日战争的唯一障碍。我记得自己曾经想过在那些地方找份工作。在我看来，阿尔巴尼亚这种地方会令人觉得生活不再乏味。六点左右，我回到家，换了衣服，在皇家餐厅用了餐，然后进了一家音乐厅。演出很糟糕，女人乱蹦乱跳，男人长相怪异。我很快就离开了。那天夜里天气晴朗，我步行回到公寓，是我在波特兰广场附近租的。人群蜂拥，所有人匆匆走在人行道上，与我擦肩而过，他们忙碌着，喋喋不休地交谈着。我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有事可做。这些商店女店员、职员、花花公子以及警察对于生活有着某种兴趣，这兴趣使他们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我给了一个乞丐半克朗硬币，因为我看见他在打哈欠；他和我一样在遭罪，我们同病相怜。在牛津广场，我仰望着那属于春季的天空，发誓在英国再多待一天看看有什么适合我做的，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那么我就搭乘下一班去往开普敦的轮船。

我的公寓位于朗汉广场后面一个新街区的底层。整幢房子配有一个普通的楼梯，进门处有一个门卫和一个开电梯的，但是没有餐厅或是什么吃饭的地方，每套公寓都是独立的，与其他的隔断。我不喜欢看到佣人在屋子里，所以我雇了个人白天来打理我的生活。他每天早上八点以前到，通常在晚上七点的时候离开，因为我从不在家吃饭。

我正要插入钥匙开门，突然发现身边站了个人。我没有看见他是如何靠近我的，所以他的出现使我非常吃惊。他人偏瘦，蓄着短短的棕色胡须，有着一对蓝色的具有洞察力的小眼睛。我认出他是住在顶楼的，我们曾在楼梯上打过招呼。

“我可以跟您谈谈吗？”他说。“能让我进去一小会儿吗？”他努力使

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自若，并且用手抓住我的胳膊。

我打开了房门，用手示意请他进来。他一进门就直冲后屋，通常我在那儿抽烟、写信。然后他又迅速地冲回门口。

“门锁了吗？”他不安地问道，同时又亲自将链条锁插上。

“很抱歉！”他谦恭地说道。“这的确非常的失礼，但是您看上去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这个礼拜，当事情出现麻烦的时候，我一直想到您。请告诉我，您会帮我的，是吗？”

“我会听您叙述。”我说道。“我只能保证这些。”面对着这个神经紧张的小伙子的古怪行为，我开始担心起来。

在他身旁的桌子上有一个盛酒的托盘，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烈性威士忌加苏打水，然后一饮而尽。就在他将玻璃杯放回原处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用力过大，把杯子弄碎了。

“对不起，”他说。“今晚我有些不安。您瞧，这个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

我坐在扶手椅上，点燃了烟斗。

“感觉如何呢？”我问道。现在我可以肯定自己不得不面对一个疯子。

一丝微笑从他憔悴的脸上闪过。“我还没疯。先生，我一直在观察您，我推断您是一个冷静的人，我还推断您很诚实，而且不惧怕冒险。我打算将秘密都告诉您。我非常需要帮助。我想知道是否能求得您的帮助。”

“继续讲您的故事，”我说，“听完后我会告诉您的。”

他似乎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将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然后，他开始讲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起初我没听明白，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向他询问一些问题。但主旨大概是这样的：

他是个美国人，来自肯塔基州，大学毕业后，手头也很宽裕，于是开始周游列国。有时他写些东西，为一家芝加哥的报纸充当战地记者，并

且他还在东南欧待了一两年。据我推测，他通晓多国语言，而且了解那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情况。他驾轻就熟地说出了几个我记得曾在报上看到过的名字。

他告诉我，他玩政治，起初只是为了兴趣，后来则是不能自控。我观察到他是个敏锐、不知疲倦的人，凡事喜欢刨根究底。但这次他掌握的秘密已经超过了他所需要的。

我在此讲述的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当然，有些是我理解后重新组织过的。在远离所有政府和军队的背后，有一群危险分子正在推行一个巨大的阴谋。他碰巧遇到，而且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他进一步深入，之后被敌人发现了行踪。我猜想这些危险分子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力主革命、且受过教育的无政府主义者，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金融家提供金钱上的资助。一个聪明人可以从一个没落的市场中获得巨大的盈利，这符合两种阶层控制欧洲的惯例。

他告诉我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这些事情解释了很多曾经困扰我的东西——一些发生在巴尔干战争中的事情，比如一个国家如何突然处于领导地位，为何盟军结成后又分裂，为何有些人会消失，战争中的力量源泉来自何方等。整个阴谋的目的就是要使俄罗斯和德国失和。

我询问原因，他解释说那帮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样可以给他们带来机会。所有的一切都将融入一个大熔炉中，他们盼望看到一个新世界的崛起。资本家们可以迅速致富，通过买下全部的残骸而发迹。他说，金钱没有良心也没有祖国。此外，犹太人也是幕后指使者，他们对俄罗斯人恨之人骨。

“你想过没有？”他喊道。“三百年来他们一直受到迫害，这次是对沙俄时代屠杀犹太人的一次反击。犹太人遍布各地，但是你却很难轻易找到他们。纵观日耳曼人所有的大宗商业往来。如果你涉足相关交易，第一个你要见的是个叫什么冯恩祖王子的人，他是个外表高雅的年轻人，说一口带有贵族口音的英语。但他没有任何影响力。如果你的

生意做得很大，你可以从他背后找到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人。此人凸颧，眉毛凹陷，粗鲁的像猪一样。他是个典型的德国生意人，能使你手中的英镑升值或贬值的那种。但如果你所操作的商业往来达到了最高级别，那你就必定得会一会真正的老板。十有八九你会被带到一个犹太人面前，此人坐在轮椅上，面孔小而苍白，目光却犀利如响尾蛇。是的，先生，他就是目前正操控世界的那个人，他已经把刀伸向俄国沙皇，因为在伏尔加河畔的某个地方，他姑姑曾遭到过蹂躏，而他父亲则遭到过鞭打。”

我忍不住对他说，他所叙述的犹太无政府主义者好像有点过时了。

“是，也不是。”他说道。“虽然他们已经攀登到某一高度，但他们还是会为了一些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而奋斗，这是用钱买不来的，那是一种人类古老而基本的好战本能。如果你所面临的是被残杀的厄运，那你就创造某种旗帜和某个国家，并为之战斗，如果你活了下来，你就会开始热爱它们。那些士兵已经找到了他们在乎的东西，并把这些东西当作他们那愚蠢的斗志，而这恰恰搅乱了摆在柏林和维也纳面前的漂亮计划。但是从长远来看，我的朋友们还没有使出他们的王牌。他们将这张王牌藏得很好，除非我能继续活一个月，不然他们就会使用这张王牌并且获得胜利。”

“但我以为你已经死了。”我插了一句。

“死亡是生命之门。”他笑着说（我知道这句拉丁语，我掌握的拉丁语也就这些了）。“我就是为此来找您。但我首先要让您明白许多事情。如果您看报，我想您一定知道康斯坦丁·卡罗来德这个名字吧？”

听到这里，我坐直了身子，因为就在那个下午我还看了关于他的报道。

“他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在整个事件中他是个核心人物，同时他也是个诚实的人。因此，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他已经上了黑名单。结果被我发现了，其实这并不难，因为就算是个傻瓜都可以猜出来。但是除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了他们将如何追捕他，而发现了这个秘密却是致命的，所以我不得不死。”

他又喝了一杯我给他调的酒，因为我已经开始对这家伙产生兴趣了。

“他们不能在希腊抓他，因为他有一个伊庇鲁斯来的保镖，如果他们动手，那么那个伊庇鲁斯人会让他们死得很惨。但是六月十五日，他要来伦敦。英国外交部将负责举办一个国际性的茶会，一些最高级别的首脑将会在那天出席。目前卡罗来德被列为重要宾客，如果我的朋友有办法得手，那他将永远无法再见到那些热爱他的国民们。”

“这很简单，”我说。“你可以警告他，然后让他待在家里。”

“这不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他立马问道。“如果他不来，那就等于他们赢了，因为他是唯一可以摆平混乱状况的人。如果希腊政府受到警告，那他就不会出席，因为他并不知道六月十五日的这个赌注有多大。”

“英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我说。“他们不会想让自己的客人被谋杀吧。给他们些暗示，他们会格外小心的。”

“没啥好处。他们会在城里布满便衣，然后派上双倍的警察，这样是保不住康斯坦丁的。我的朋友们不是为了蝇头小利才策划并执行这场阴谋的。他们想要的是巨大转机，整个欧洲都在关注着。一个奥地利人将会对他执行谋杀。有很多证据显示谋杀是得到维也纳和柏林上层默许的。当然，所有这些都将成为令人讨厌的谎言，但是这个事件对整个世界来说会显得很严重。我并非在夸夸其谈，我的朋友。我碰巧得知了这场罪恶阴谋的每个细节，我可以告诉您，这是自博尔吉亚之后最完整的无赖计划。但是如果六月十五日这天在伦敦还有人活着知道整件事的关键，那么这件事就不会发生。那个人就是富兰克林·斯卡德，他即将成为您的仆人。”

我开始喜欢这个小个子的家伙了。他的下颚闭合时就像个捕鼠

器，锐利的眼神中闪烁着战斗的火焰。如果他在编故事讲给我听，那他已经做到了。

“您从哪儿发现这个故事的？”我问道。

“我在蒂罗尔州阿金斯的一家小酒馆里发现了第一条线索。这促使我去刨根究底，然后在布达的加利西亚地区的一家皮草店、在维也纳的一家名为陌生人的俱乐部，以及在莱比锡的一家小书店里我收集了其他的一些线索。十天前，我在巴黎收齐了所有的证据。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细节部分，因为这涉及一段历史。等到我内心已经确信无疑的时候，等到我认为自己该消失了，我才能那样做。我经历了千奇百怪的环游之后才抵达伦敦。我先是扮作一个衣着华丽的法裔美国人离开巴黎，而后又扮作一个卖钻石的犹太商人驶离了汉堡港。在挪威我是易卜生的英国学生，去那儿收集讲座材料，但在离开卑尔根时，我又变成一个带着许多专用滑雪影片的电影人。我从利思到这里来时随身带着许多制浆木材的提案，准备提供给伦敦的报社。直到昨天我还认为我将我的行踪伪装的不错，感觉还挺得意的。当时……”

这种回忆似乎让他心烦意乱，于是他又喝了几口威士忌。

“当时我看见一个人站在这条街区外的马路上。我习惯将自己整天封闭在屋子里，只有在天黑以后才出去溜达一两个小时。我从我的窗口观察了一下那个人，我想我认识他。他来过这里，跟看门人说过话。昨天晚上当我散步返回时，我发现我的信箱里有一张名片，上面竟是天底下我最不愿见到的名字。”

这个家伙的眼神和他脸上那种不加掩饰的恐惧，都让我对他的诚实深信不疑。我的声音也变得更为热切了，我问他后来做了什么。

“我意识到我已如瓮中之鳖，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逃脱。我必须死去。只有让那些跟踪我的人认为我死了，他们才会高枕无忧。”

“您是怎么做的呢？”

“我告诉仆人我非常不舒服，我起床时装作面如死灰。这并不因

难,因为我善于伪装。然后我找了一具死尸,在伦敦只要你知道门路,你随时可以找到尸体。我把尸体装在一个四轮行李箱中运回,找人帮我搬上楼放到我的房间。您看我还必须为以后调查死因的陪审团留下一些证据。我上了床,让仆人给我调制了安眠药水,然后告诉他不要再打扰。他想去请医生,我骂了他几句,并说我不能忍受像医生那样骗钱的吸血鬼。后来,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开始伪装那具尸体。他跟我块头差不多,据我判断他死于饮酒过量,所以我在尸体旁边放了一些烈酒。下巴是最不像的地方,所以我用左轮手枪照着那儿开了一枪。我料想明天一定有人发誓说听到了枪声,但是我这层楼没有其他人住,我想我可以冒这个险。我把尸体放到了床上,给他穿上了我的睡衣,左轮手枪就放在床褥上,周围一片狼藉。然后我穿上一套早先预备下的以备不时之需的衣服。我不敢刮胡子,生怕留下痕迹,我试着走到街上去,可这行不通。一整天我总是想到您,看来除了求助于您之外我别无他法。我从窗户里朝外看着,直到看到您回来,于是我下楼来找您。先生,现在我把自己知道的差不多都告诉您了。”

他坐在那里,眼睛如猫头鹰一般,虽然心绪不宁,却异常坚定。直到这时我很确信他是直奔我来的。故事虽然离奇怪异,但是,以前听到的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结果往往都是真实的。所以,我经常根据讲故事的人来判断故事的真假。如果他是想要在我的公寓里找个落脚的地方,然后来要我的命,他本应该编造一个稍微可信点儿的故事。

“把您的钥匙给我。”我说。“我要去看看那具尸体。请原谅我的小心谨慎,但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一定要核实一下。”

他悲哀地摇了摇头,“我估计您会想要这样做的,但我没带。钥匙留在梳妆台上的钥匙链上了。我必须得留在那儿,因为我不能留下任何线索让人生疑。那些跟踪我的人颇具洞察力。今晚您就只能先相信我了,明天您会得到关于那具尸体的足够证据。”

我考虑了片刻。“好,今晚我就相信您。我得把您锁进这间屋子,